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乡下。每临春节，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都会踩着时令节拍，在小年之前回家与我们团聚。

父亲虽是理科生，业余时间却喜欢阅读写作，挥毫泼墨，多次在单位举办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到了小年，街坊邻居赶集似的，拿着红纸找父亲写“对子”。有的大人忙着备年货腾不开手，也打发孩子拿着红纸找父亲。

母亲对父亲义务写春联极为支持，她将过年事务全部承担起来。有时，父亲还没吃完早饭，就有乡亲过来。父亲第一时间放下碗，来到桌前，根据门窗大小、数量多少，魔术师般将大红纸折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然后用一把带柄的小刀，将折好的红纸裁成相应的尺寸，动作娴熟规范，纸张一点也不浪费，让人称奇。

## 欢乐年

李春雷

像一枚银币，似一樽金杯，若一位新娘。新年，明晃晃、光闪闪、亮灿灿地站在前面，向你微笑，向你招手，向你炫耀着、辐射着无穷的美魅。

街道上、商场里都挤满了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忽闪着兴奋和期望。窗户外、地板上、案台上、茶几上，杯子们、盘子们、勺子们都闪烁着亮光。香烟和糖果们也眨着眼睛，楚楚动人地盯着你，跃跃欲试地想着跳出来，与你亲近，与你拥吻。街旁的霓虹灯，悄悄地绚烂起来了。一个温情脉脉的黄昏，像除夕。

最快乐的当然是那些小孩子。虽然城市里没有了鞭炮，但仍然有新衣裳、压岁钱、动画片，有近一个月的玩乐时光。远离了老师的教鞭、父母的督促、上课的铃声、做不完的作业、紧憋的大小便和沉甸甸的书包，几个小男孩凑到一起，在巷子里疯狂地喧闹，像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又如大圣挥舞金箍棒大闹天宫，惹得一旁的女同学抚掌大笑，直笑得眼镜落地、惊叫满天。嫩黄色的笑声，仿佛一片片五彩缤纷的花蝴蝶，宛若一朵朵飘飘晃晃的蒲公英。

中年人有忙不完的事。一过腊月二十，就忙着购年货、扫房子，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为乡下的父母送钱物，在同事同学的宴会上喝美酒。一切都还没有理出头绪。朋友或邻居或领导便邀请去聚会去打麻将。半夜里，冰冷的寒风中，醉醺醺回家，昏沉沉上床。刚刚合上眼，老婆又推醒说住在六楼的丈母娘家的窗玻璃还没有擦，明儿早晨要赶紧去啊。一年到头，本想安闲几天，不想却更忙碌了。早生华发的感叹，岁月无情的哀伤，功业无成的感慨，乱麻麻地爬满心头。命运，真是一个玄虚的谜，猜不透，想不穿，像黄昏中浓浓密密的雾和霾。

老年人的心态复杂多元、喜忧参半。寂寞、孤独、迟钝、疾病，这些灰色的黑客，无情地在面前眨眼。可同时，心里又在急切地盼望着那团圆的日子快快到来。儿女们远远地回来了，带来了热烘烘的问候、沉甸甸地贺礼；孙子孙女也蝴蝶般地飞过来了，俯在耳边，给你讲了一笑无不尽的趣话儿。于是，你笑了，前仰后合，喜泪涟涟，忘了过去，忘了未来，忘了哀愁，只觉得一片澄明、一片温暖、如临梦境，如归童年，浑然忘我，陶陶然不知所处。

“村庄。沉浸在无边往事的回忆中/老屋。静默着/屋檐上，滴落旧时的光阴/母亲。面容安详/坐在堂屋门口/用手中的针线，细细地/细细地，缝补着/人间岁月里的/千疮百孔/——在苍茫的虚空中/密集的穿针引线之声/以及，母亲均匀的呼吸/清晰可闻。”这是我写过的一首题为《雨，密密地下》的小诗。母亲的影像，在遥远岁月的回眸中，最为立体而清晰……

我有记忆起，母亲好像就是一个歇不下来的人。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将她不停抽打着，陀螺一般转啊转。我们不能让她停下来，没有谁可以帮她停下来，包括她自己。忙碌，成为母亲留给我的最初也最长的童年记忆。

不知多少少年，母亲一日的忙碌，始于凌晨。常常我们还在梦里，母亲就会悄无声息地走出卧室，去到厨房。在昏暗的灯光下，窸窣窣地洗锅、淘米、洗菜、切菜；往灶膛里塞进柴把，点燃。炊烟会从烟囱里蛇一般游出，游向星月悬挂或还是一片混沌的天空，传达人间的信息。有

## 父亲写春联

赵克红

人多时，本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十分拥挤，来得晚的，就聚在院子里，三五成群，聊天等候。

那时候，好多人分不出上、下联，也不讲究对联内容，只要带上“福禄寿喜财”等字眼，图个喜庆就行了。

父亲对此有自己的规矩，他常说一副好春联，能给全家人带来平安与欢乐。他把写春联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耐心。

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整理出厚厚一本“对联集”；有的从报纸上摘抄；有的从收音机里听来；有的是自己即兴编

创……不同的家庭，对联的内容各不相同，有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有祝福家庭和睦兴旺的，也有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祝愿老人体健长寿、希望孩子学业有成的……那朗朗上口、意蕴深长的对联，至今想来仍觉甜蜜温馨。

父亲常年在外地，对乡情却了如指掌。写春联时，他会给每个家庭“量身定制”，家里有几口人，多少间房，谁家儿子今年参军，谁家女儿明年考大学，他都“明察秋毫”。乡亲拿的红纸不够时，他会吩咐我从家里拿红纸，确保乡亲满意而归。兴致好时，父亲会利用短暂休息时

间，挺直腰身，转动一下脖子，抑扬顿挫地诵读对联，讲述其含义。大家听后齐口称赞，父亲颇有自豪感，仿佛凯旋的将军，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常站在父亲旁边，目不转睛地看他写春联，帮他按纸，并把写好的春联移到地上晾晒。总感觉那时的红纸很纯粹，摸几下，指头便红红的，父亲蘸满墨汁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方寸之间既富神韵又饱含喜庆。

满院的春联红红火火，映红了乡亲们的笑脸，温暖了每个人的心。淡淡墨香弥漫了整个小院。

除夕那天，放眼望去，家家门前贴的对联，如同冬日里一团团火焰在跳动，看着父亲写的春联，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善良利他的种子也埋在我的心底，悄悄生根发芽……

## 春节

黄旭升

一碗水饺就够了  
母亲调的馅  
用心去品  
年味出来了

一杯酒就够了  
与至亲的人对饮  
用爱碰杯  
幸福的感觉有了

一颗感恩的心，已经足够了  
在岁末的夜晚，点燃梦想  
明年的日子  
照亮了

## 兴园春

### 十二生肖之卯兔

从延春

敏捷身行，乖巧玲珑，文静温柔。  
恁多窟窿洞，谋安狡诈；随机奔跑，竞技甘休。  
蔽草窝边，侧蓬穴外，偶尔荒唐树撞头。  
多乖巧，那登庸才智，几许深幽？

豁唇长耳红眸，  
嫦娥喜，瑶池伴舞绸。  
叹良身兼狗，佳肴对酒；植皮扮女，美貌披裘。  
恨死狐悲，情生龟笑，万捣灵丹做药侯。  
无怨悔，纵清尘洗镜，执杆春秋。

## 癸卯春节

潘洪信

新年贺岁九州同，  
献瑞河山兔做东。  
气象万千谁绘出，  
宏图落款是春风。

## 七言排律

### 兔年春节抒情

赵星虎

禹甸华灯映玉宸，  
虎回霄汉虎威在，  
大吉祥云除病毒，  
峰峰优化疫情退，  
绿珠五湖荣万柏，  
年年得福门楣舞，  
只见汤圆锅内跃，  
卯祺新作烹肴美，  
笑步小康歌盛世，  
高穹仰望龙翔斗，  
上达九重皆喜气，  
全升冉冉东天日，  
香漫空苍参祖庙，  
回家创业诚夸奖，  
片片忠心交赤县，  
同生壮志银河泳，  
钟敬零点报元春，  
兔带蟾宫兔药神，  
纷飞瑞雪叠琼珍，  
水水澄清圣景伸，  
红数亿户贺千禧，  
岁岁有鱼粮廉屯，  
又来糕点面前陈，  
寅泽余馨品酒醇，  
爱评厚德赞殊伦，  
沃地巡游风绕身，  
下临两岸尽良辰，  
都是泱泱中国人，  
风吹海峡接埃尘，  
玩火忘根会骂喷，  
双双善手捧乌轮，  
共发奇光宇宙臻。

## 新年的脚步

吴春萍

积雪开始化了  
溪水淙淙  
一路上唱着响亮的儿歌  
越跑越欢乐  
越跑越觉得快活  
新年的脚步  
近了，近了  
那样轻盈那样盈风一握  
似乎就可以把新年握在掌心里了  
风一吹口哨  
鸟雀们纷纷飞离了树上的窝  
争相踩着电线上的那点残雪洗脚  
花了脸的五险请上  
美丽的音符开始跳跃闪烁  
新年的脚步  
近了，近了  
叽叽喳喳的热闹  
仿佛成了一首奇特的歌



秦境作

## 与死神赛跑的使者

钱增芹

去年12月份以来，随着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阳了的人数骤然增加，急危重症科在短短数日内由原来的10张床位收治到了25张满床状态，另外新进了5台呼吸机增加了5张床位，仅一日内又满床了。我刚被调到急危重症科，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到ICU报到。每位病人症状不同，我走在病床之间，听着床旁的仪器发出的各种声音，顿时这紧张的压迫感布满心头。何护士长带我了解病区环境，讲解各种仪器的参数及各种特殊用药的作用，我的脑电波已经成一条直线了。对我而言，ICU很陌生，有些仪器不会操作，有些药物也没用过，对于何护士长的安排我略微犹豫，也无奈，现在重症肺炎病人猛增，身着白衣的我无理由躲避！

或许是年龄大了，或许是熬夜久了，我总感觉有些累，感觉头昏脑胀的。进病房更是感到胸闷、气促、心慌，我赶紧离开密闭满仪器报警声的紧张压抑的环境，来到茶水间，脱下口罩大口呼吸，喝了一大杯水，再次进病房，与搭档雨露一起挨个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及所用特殊药物，查看各种仪器的参数与管道情况。雨露与我负责七位病人，这些病人有六位是重症肺炎病人，

其中有两位病人是前半夜刚收的，全凭仪器和药物维持着生命体征。雨露以这两位病人为例讲解仪器的应用及如何识别报警，告知呼吸机管道的连接、摆放以及密闭式吸痰技术、每位病人所用的特殊药物的作用及流速。我们挨个给病人翻身、吸痰。凌晨四点多一位病人血压降低到60/30mmHg，我立即遵医嘱予以升压药物应用。

上班途中我喝了三次水，去了两次卫生间，呼吸了两次新鲜空气，而跟我搭班的雨露从上班到下班一刻未休息过，一次未离开过病房。犹记得我在上班之初也觉身体不适而在忙碌之余却早已将此忘却九霄云外，当我脱下一身的白衣，卸下一身的重负，下班时只剩下丝丝浅浅的呼吸了。我忽然感觉自己太过矫情，与在ICU数年历经千辛万苦的老教师们相比自己太过渺小，也太过脆弱。

当别人设法避开病毒的侵袭养尊处优时，作为急危重症科室的他们却逆行而行，不惧凶险，不计报酬。他们冒着被二次感染的风险从死神手里抢人，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争夺每一位生命，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 母亲用针线，细细地缝补生活的漏洞

向墅平

时，我会在朦朦胧胧中，嗅闻到厨房里飘来的食物的气味——一家人的饭菜和一锅猪食混合一起的气味。那气味，慢慢撩醒沉睡一夜的大地。晨光亮起时，我被母亲一个个叫起来吃早饭。

吃过早饭，母亲清洗完锅碗瓢盆；又拎着一桶猪食喂给猪圈里的猪儿。接着，走向鸡圈，打开那扇小门。鸡子们咯咯咯叫着鱼贯而出。母亲会从屋里抓几把谷物出来，洒在地上。鸡子们会蜂拥而上，扑棱着翅膀争着啄食。母亲看它们的眼神是慈爱的，像看她抚养的另一群孩子。它们懂得报恩，回馈母亲以一只只可以拿去换取生活品的鸡蛋。那两条狗狗也不会受母亲的冷落。母亲会把我们吃剩的饭菜，给它们的石槽里倒上一些，让它们吃得吧嗒吧嗒。

打理完屋里的家务，母亲会走向外面。或者是带着一家人脱下的脏衣物，去三万大塘边，抹上肥皂，用木槌捶打着清洗。或者去地里田间侍弄庄稼。或者去野外打猪草、捡柴草等。将至中午，母亲会回屋来，在厨房里继续凌晨的故事。午饭

后，母亲从无午休，会接着做上半日的那些事情。整整一日，母亲忙个不停。而且，这样的日子，多年重复。似乎，母亲的时间，被劳动填满。母亲10岁就辍学回家开启农耕生涯，已被劳动牢牢揪住精神与灵魂，一生都挣脱不开。

晚上，母亲从做晚饭起，接着收拾锅碗瓢盆，喂猪食；再切好翌日凌晨要煮的猪草，放入那口大锅里。有时，还得在灯下缝补一家子的衣裤或袜子。然后，才是带着一身倦意，上床睡去。翌日，重复如斯，多年不息。

母亲身材瘦小，体力不够；但，儿时的我们就相信，她瘦小的体内，藏着一颗强健而细致的心脏——长于料理生活里几乎所有的琐碎。如果说，父亲的肩头，是一个家的顶梁柱；母亲的心脏，就是一个家的内核。农耕生活里，母亲更是父亲的得力搭档。农忙时节，母亲忙上加忙，忙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就是农闲，雨地里，母亲也不闲着。当几乎全院子的大人们尤其是那些女人们，齐聚在院子中央地带屋檐下，一边听雨，一边唠嗑时，